

鄭

志

疏

證

自序

鄭君列傳云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
八篇是鄭志乃諸弟子推尊鄭君比擬孔子而自
子裒其問答之語以爲志治鄭學者宜何如寶貴乃隋唐志皆
載鄭志卷數唐人作義疏亦多采用歷五代宋而遽亡佚此亦
有故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先所著書多今文說後所著書
多古文說據鄭志答吳模問初爲記注後得毛傳不復改之答
劉琰問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是其所著書先
後不合並非有意矛盾故示參差之迹學者因其參差之迹正
可攷見經學門戶之廣去聖久遠記者各尊所聞今古文皆有
師承不可偏廢有前所據而後追改者矣亦有前所據而後不

必追改者矣當時弟子蓋嘗以此致惑而鄭君自爲解釋其意已彰彰如是孔冲遠等不達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其於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又疑雜問志首尾無次疏家例不駁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固如是至因專守一經之故並注家一人先後之說不能疏通證明以其少異而疑爲不可信則唐人已不知是書之可寶貴宜其至宋而遽亡佚矣夫自漢至唐鄭學極盛其時諺云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承學之士莫不服臚顏恰逐康成車後而於鄭學已不能徧觀盡識何怪後來攻鄭之紛紛乎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後之暖暖姝者並一先生之言亦不盡學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注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

以後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注而可備參攷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摭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爲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爲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壹是嗜古之士蓋其閔矣然則若鄭志者豈非今日所當急治者歟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與諸經注義參證以攷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常有欣然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殷然誨人不倦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鄭志有 殿本錢本孔本袁本之異袁後出最詳審其中亦有疏失如引御覽韋曜問曰一條爲

鄭志謂韋亦鄭君弟子不知此乃毛詩答雜問語韋以孫皓鳳皇二年被誅華覈疏救之曰曜年七十鄭君卒於建安五年距鳳皇二年凡七十四年是韋不及見鄭不得在弟子之列也是書寶應成蓉鏡嘗作攷證未畢僅三十餘紙棊入南菁書院叢書茲據袁本復加校訂成所攷證具列簡端不敢掠美其未及者補之名曰疏證附以鄭記與答臨孝存周禮難以存鄭氏一家之學而發明其大旨如此光緒丙申仲冬月善化皮錫瑞

袁鈞輯本序

本傳稱元所好羣書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人相與撰
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經籍志鄭志十
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君
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之
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新舊
唐書志二書並載鄭記卷數同隋志鄭志則作九卷其以八篇
爲十一卷既非舊第此則又闕二卷至崇文總目不復著錄蓋
其佚久矣嘗檢諸經正義所引與鄭君問答者冷剛張逸趙商
韋曜錫瑞案此有誤孫皓劉玟田瓊吳模王瓚臨碩凡十人臨碩鄭君
自有答難禮一書則鄭志問答止九人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

詩甫田及檜譜二疏並引尙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志周禮保
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禮禘問志竊意其書是以經爲
次者其不記所問人止錄其語曰禘問者諸書引或稱鄭志或
稱禘問志或稱鄭答志蓋綴于八篇之末故通謂之鄭志也又
有焦喬崇精王權鮑遺任厥崇翺桓翺劉德陳鏗陳鏢諸人之
問答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汜閣而焦汜二人語頗多顧
不見鄭君問答中要必及事鄭君與于弟子之列卽所謂分授
門徒各述師訓更爲問答者乃鄭記非鄭志也今蒐討經疏兼
采他書集鄭志依經類次末附禘問凡八篇鄭記一篇答臨碩
難禮一篇區而出之各還本名庶幾稍見當日之舊焉

鄭志疏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易志

大畜六四童牛之楛

洽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楛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楛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楛在手曰楛今大畜六四施楛於足牛四足何以稱楛不審楛楛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前足施楛也故以足言之

周禮大司寇疏袁氏攷證曰施楛於足下本無牛四足何以稱楛七字牛無手下本無前足施楛也五字從禮記月令疏引補月令疏止洽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楛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楛也二十二字周禮內饗疏故以足言之作以前足當之是引者約舉之詞洽

或作洽誤姓氏書有洽綸

疏證曰大司寇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疏引易志云云
月令注云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正義引冷剛問云云內襄疏
亦引鄭答冷剛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益
謂馬可稱臂猶之牛可稱手其實皆前足也案惠棟九經古
義引鄭志云云曰釋名曰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太元云童牛
角馬明童牛者無角之稱童牛無角是梏施於前足姚配中
周易姚氏學曰鄭以梏爲梏義亦通呂覽士容云齊有善相
狗者其鄰狗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麋
麋鹿豕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
鼠據此是古有桎狗之法亦應有桎牛之法桎後足謂之桎
則前足爲梏審矣成蓉鏡曰童牛之梏孟氏九家並作告劉
表虞翻陸績王弼侯果並作梏鄭本作梏據費氏易也知者
後漢書本傳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
易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又
儒林傳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
元元作易注是鄭君先通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游乃傳費氏
易也據世說劉峻注引鄭別傳稱元年二十一師故兖州刺
史第五元先而邢昺孝經疏引鄭自敘爲袁譚所逼來至元
城乃注周易攻後漢書本傳建安五年袁紹與曹操相拒於
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
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是鄭二十一歲通京氏易尋卽通費
氏易至七十四歲乃依以作注故經典釋文序錄亦

鄭元通費氏易也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故藝文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據說文述孟氏易作告則京氏易亦當作告鄭本作枯知非用京氏易其爲孟氏易無疑大畜無異象而注云巽爲木者此文體之例鄭君注萃象云四本震爻注賁六四云六四巽爻也注損象云四巽爻也注井九二云九二坎爻也注萃象云五本坎爻注中孚巽云二五皆坎爻注萃象云二本離爻注頤象云二五離爻注損象云五離爻也注離九三云艮爻也注豐九三云三艮爻以是推之初四陽爲震爻陰爲巽爻二五則爲坎爻離爻三上則爲艮爻兌爻大畜六四巽爲木卽賁損二卦之例云互體震者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云互卦有二例蒙注云互體震同人注云卦體有異頤注云自二至五有二坤之等三爻爲卦也大畜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四爻爲卦也然則當有五爻之互闕不具耳震爲足艮爲手並說卦傳文鄭氏易注引震爲足其可攷者祇此大畜六四餘則易緯乾鑿度下注通卦驗上注兩見而已其引艮爲手則於大畜六四上九外更得豐九三繫辭上傳第二章二注也云震爲牛之足者據爻辭言牛也外卦艮三至五互震故云足在艮體之中李鼎祚周易集解云艮爲止手亦止持於物使不動故艮爲手與此鄭注艮手持木義合說文木部桎足械也桎手械也故鄭君注周禮大司寇桎梏而坐諸嘉石注掌囚中罪桎梏注禮記月令去桎梏

並云在足曰楛在手曰楛是楛楛手足定有別也春秋莊公三十年左傳則執而楛之正義大畜六四童牛之楛牛云楛者牛雖無手謂楛前足也本鄭志尚書費誓今惟淫舍牯牛馬疏引鄭彼注云牯爲楛楛之楛施牯牯作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義與此同又案鄭志易義二條皆答冷剛語而他經亦無冷問是剛固傳鄭君易學者也錫瑞案按勘記以監毛本從水作冷爲誤袁氏則以作冷爲誤作冷作冷之姓古皆有之未知孰是成氏所據之本亦作冷也據鄭君別傳云元故兖州刺史也是第五名元不名元先成引作元先沿誤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注須有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

名女須

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

詩桑扈疏袁氏攷證曰姊詩疏作妹

案離騷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周禮冢宰序官疏引

鄭易注屈原之姊名女須正作姊詩疏謫也今改正

疏證曰桑扈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小胥大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引易注鄭志云云曰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孔疏引志作屈原之

妹校勸記曰案姊誤妹孔廣森經學危言曰須者長女之稱
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既嫁之女錢繹曰說文須女
字也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漢書高
后紀過其姑呂嬃師古曰高后妹是姊妹皆可稱嬃成蓉鏡
曰案之文言部請知也周禮通作胥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
注胥讀如請謂其有才知爲什長秋官大行人屬象胥注胥
讀爲請請謂象之有才知者也鄭讀以請爲本字與許合易
歸妹六三荀爽陸績作媯鄭本作須云須有才智之稱者鄭
君意謂須亦請之通段字請之通作須猶須之通作胥也云
天文有須女者史記律書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
陽氣未相離尙如相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是其義須女
卽天官書之婺女矣屈原之妹名女須須才智之構故屈原
之妹以爲名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據王逸袁山松鄒道元
皆言女嬃屈原之姊謂鄭注周易妹字恐姊字之譌是也故
阮氏元毛詩小雅桑扈校勸記從之錢氏謂姊妹皆可稱須
援高后紀爲證今案呂嬃是高后妹之名非妹之別稱紀稱
呂祿過其姑呂嬃卽如錢氏說嬃爲妹是時呂后已崩呂祿
恐不得稱其姑爲妹也錫瑞案玉篇請才智之稱也文選陸
機辨亡論注請知也義本說文廣雅請哲也亦與智義近有
才智之稱者請是正字胥與須是通假字故鄭讀須爲請鄭
君至元城注周易是注易在臨沒之
年故易志止二條問者止洽剛一人

鄭志疏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尚書志

堯典乃命羲和注黎爲火正司地

啓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當云黎爲北正

本疏袁氏攷證曰爲

北疏本譌爲地詩檜譜疏引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今據改

疏證曰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元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顛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詩檜譜正義曰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

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
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
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錫瑞案韋解
楚語引唐尙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韋不駁唐故孔疏卽
以爲韋昭說也徐幹中論麻數篇引楚語作北正蓋用鄭說
改字臣瓚注漢書以火爲北之誤其所以致誤者篆文北字
作火火字作火蓋因形近而譌史記麻書集解引應劭曰黎
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說近傅會
未若以爲北
之直捷也

四岳注置八伯

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

吏主之

禮記王制疏

疏證曰王制正義引鄭志云云曰伯卽牧也故周禮大宰云
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
畿內旣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一
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成蓉鏡曰八伯有
二義尙書大傳唐傳四嶽八伯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
陽伯之樂名曰哲陽儀伯之樂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

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名曰初慮義伯之樂名曰朱千秋祀
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名曰苓落和伯之樂名
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曰緘緘綱一
此今文家說也鄭君注堯典四岳云八伯唯堯堯共工放齊
豈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又注大傳四嶽八伯云堯
時得羲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
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此占
文家說也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者鄭君注
周禮地官序官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六遂之地
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六鄉之事司
徒主之鄉師分理之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
人鄉師下大夫四人鄭君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是
也六遂之事遂人主之遂官遂人中大夫二人鄭君注遂人
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是也故其注大傳亦云八伯者據
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云伯卽牧也者尙書
立政宅乃牧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汪輔
鄭以王制言殷制稱八州八伯堯典唐虞制言乃日觀四岳
羣牧周禮周制大宰言建其牧故云然今言四岳八伯恐人
致疑故明之曰伯卽牧也錫瑞案伯卽牧也四字乃孔疏引
申鄭義成氏以爲亦鄭志之文非也解鄉遂之吏雖本鄭義
然是周制不可以說唐虞四嶽八伯之解當從今文大傳明
以四嶽八伯並稱是四嶽外別有八伯鄭君謂分四嶽置八

鄭志疏證二

二

伯則既有八伯當無四嶽矣說與大傳不合鄭注
大傳無據畿外八州等語成氏所引不知何據

咎繇謨州十有二師注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
萬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子男也

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
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
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
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
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
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
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
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

禮記王制疏

疏證曰七制正義曰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
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
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疑而問鄭云云曰鄭意以塗山會稽
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
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
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按萬國之數鄭注皋陶謨堯初制五
服各五百里禹所屬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
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益百國一師則州
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入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
國在畿內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
法也引趙商問鄭云云曰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
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
積菴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成蓉鏡曰案說
文邾部論會稽山也段注二傳所說正是一事故云論山卽
會稽山論塗古今字故今左傳作塗封禪書管仲曰禹禪會
稽吳越春秋禹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
稽蓋大禹以前名論山大禹以後則名會稽山故許以今名
釋古名也杜注左傳云塗山在壽春東北非古說也會稽山
在今浙江省紹興府治東南十二里錢氏釋亦云說文論會
稽山國語韋氏注云羣神謂上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
之神然則論山卽會稽山羣神卽諸侯與鄭意合鄭答張逸
言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此云鄉遂有無無以

言也文不相應王肅禹貢注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
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王圻千
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
之處陳祥道禮書康成溺於禹會萬國之說嘗曰夏縣內四
百國又曰夏縣內九十三國是自戾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
鄭以畿內諸侯皆子男卽如其說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
里之地若在畿內則無餘地以處天子故趙商疑而致問鄭
志云云據鄭此說則畿內四百國卽公卿大夫之采地皆不
及方五十里其審然與益鄭君欲言九州之內足容萬國故
如此計爾聲案方七千里之地實足容萬國第如鄭計則外
州之大六倍於中州非制也錫瑞案諸說多於鄭義獻疑孔
疏已先疑之攷漢人言萬國有二說一是實數一是虛數漢
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
里畫墾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
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論衡齊世篇曰唐之萬國固
增而非實者也又藝增篇曰尚書云協和萬國是美堯德攷
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
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
國據此二說班孟堅以萬國爲實數用夏侯尚書義王仲任
以萬國爲虛數用歐陽尚書義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
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
從古尚書說鄭無駁與許同五千里內不得容萬國故以萬

國爲虛數班氏習夏侯尙書乃謂方制萬里而萬國爲實數者蓋夏侯尙書博士之說或有同於古文說者故與異義所引夏侯說不同也鄭從古文以萬國爲實數王肅用今文說駁鄭以萬國爲虛數其說各有所據後之申鄭駁鄭者皆未能攷鄭說與王說之所自出也

禹貢大陸既作注大陸澤在鉅鹿

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詩般疏

疏證曰詩般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錫瑞案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大陸澤在鉅鹿尙書正義曰爾雅釋地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續漢志鉅鹿郡曰鉅鹿故大陸有大陸澤劉昭注云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諸說皆與鄭義合皆云廣阿澤不云廣河孔疏引鄭志作廣河誤當改作廣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

詩甫田疏
袁氏攷證

曰疏稱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蓋答語而失其問錫瑞案孔本多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十一字袁本則以此二句爲疏文

疏證曰甫田正義曰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云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案漢書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萊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篚篚別之陳喬嶷曰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卽穀稅市所貢篚之物以當邦賦也

又北播爲九河

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

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
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
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

耳既知今亦當知古

詩般疏

疏證曰般正義曰禹貢兗州九河既道鄭注云河水自上至
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
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鈞盤鬲津周時
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闊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
其遺處焉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
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
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
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
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
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
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
大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成平之南東光之
北也簡絮鈞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成平之南鬲縣之
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

辭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引鄭志云云曰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錫瑞案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云虢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鬲云平當以爲鬲津江聲曰據郡國志則東漢時河間勃海皆屬冀州平原屬青州故鄭以爲青冀分之其初本兗州之域故云亦當知古是則九河之故迹實有可據者矣王鳴盛曰泲自滎至河此兗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河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也陳喬縱謂鄭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王氏此說實足以證明其義王氏又云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兗州界也案古兗州之界如此其廣故九河在界中至漢兗州北境乃爲青冀所分耳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

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

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詩甫田疏

疏證曰甫田正義曰畿內雖用貢法亦按其數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銓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銓銓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旣無銓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引鄭志云云錫瑞案王肅駁鄭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稟非其義也然此說非鄭君糊解馬注曰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銓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馬說方六千里與

鄭說萬里異而說甸服之外百里爲差與鄭說同故王肅並謂賈馬失實蓋如其說是二千里內納粟米矣二千里納粟米人多以爲疑然漢時漕轉關東粟歲至數十萬石堯都冀州三面距河粟米由漕轉而來二千里不爲遠也但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史公賈馬說方六千里其說比古文說方萬里爲可據耳

甘誓怠棄三正注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答趙商云三皇至道故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帝中道

故又命羲和於春秋夏詳人事乃合而一之

路史高陽紀錫瑞案袁本三皇作三

王羲和下無於春秋三字今據路史增改

疏證曰路史高陽紀注曰重爲南正犁爲火正火正司馬故齊職儀云顓頊以司馬主火應劭曰犁陰官也火數二故火正司地以屬民引鄭答趙商云云錫瑞案楚語云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犁司地以屬民鄭注堯典乃命羲和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鄭答趙商云火當爲北是鄭意火正當作北正云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者

蓋謂其時止有南正北正司天地以正夏冬無正春秋之官也堯分命羲和四子正四時於是春夏秋冬皆有分司之者夏用人正尤詳人事乃合古之司天司地兼而用之故有天地人之正道也顓頊非三皇而云三皇者以其列在堯帝之前耳

秦誓流之爲鵬注鵬當爲鴟鴞鳥也書說曰烏有孝名

張逸問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

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識皆謂之說云禮記檀弓疏袁氏攷證曰注曰上檀

弓疏本有禮字通檢禮注無引書說者當是衍文或書譌爲禮耳今刪去

疏證曰檀弓正義曰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圖識故轉緯爲說也引鄭志云云案鄭珍鄭學錄引鄭志云云及康成自敘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劉昭續漢書百官志注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曰珍按如康成自敘則遭禁杜門十四年中其精力全在三禮也續漢志裁卽緯字云注中候緯注禮以知自解融歸後至坐黨前凡七八年已爲易詩禮尙書四緯作注別傳云年二十一卽精圖緯不虛也劉昭時緯注完存於康成

著書先後必有明據又曰康成之被錮以杜密爲北海相時
故吏也自熹平四年禁錮至中元元年禁解戒子書故曰坐
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也又書曰曰書緯云孔子求書得
三千二百十四篇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
尚書七八篇爲中候今見疏傳引者有摘雜戒握河紀契握
敕省圖運衡篇準織哲洛子命稷起我應篇儀明篇考河命
題期立象十三篇其五篇無聞錫瑞案鄭珍所引十三篇外
尚有苗典篇目見詩疏路史雜師謀篇目見詩疏御覽合符
后篇目見詩禮記二疏霸免篇目見詩禮記二疏觀期篇目
見詩疏共五篇適得十八篇之數是中候雖亡十八篇之目
尚在也鄭注孔書說不可攷雜師謀云有火自上復於王屋
流爲烏鄭引書說云烏有孝名或亦當在雜師謀篇中矣鄭
注大誓今亡略見於詩思文正義曰五日燎後日數工屋所
舍之屋上流猶變也離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
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
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
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鄭
君所引禮說蓋亦嫌引圖讖與書說同書說謂書緯之說禮
說謂禮緯之說也檀弓疏所引注曰上有禮字禮字或當在
下誤入上文鄭君此注所引本有書說與禮說也云鴉當爲
鴉者段玉裁曰按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傳
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隰此孔壁中本也馬曰

鴟鷂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鴟當爲鴟鴞鳥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鳥者鴟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鴟而訓鳥也

金滕以旦代某之身

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引鄭元弟子趙商問云云曰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成蓉鏡曰程子語錄或曰金滕之禱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陳氏經尙書詳解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並與鄭君義合

顧命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

東房

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

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清廟序疏云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

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之制也此詩疏刪約之語

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廡而已其

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

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

詩斯干疏袁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

引此豐下行鎮字制度下有焉字故喪至房也作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攝政下無致太平三字案寢有之有詩疏本作寢者據玉藻疏則者字乃有字形涉而

謬今改正錫瑞案孔本作者云者似當作之

疏證曰正義曰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正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引鄭志張逸問答云云又鄭注

禮記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正義曰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殿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廟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魏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鄭答趙商云云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對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千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禩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宣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宣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成蓉鏡曰孔疏會通鄭指可云詳矣但後魏以來儒者或以鄭義爲疑今增錄諸說以備參攷李氏謚明堂制度論云王寢明堂同制之言皆出鄭注而尙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葢故在
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壘帶麻于房中
鄭注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
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
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陳氏祥道禮書云鄭康
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
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
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
二堂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
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
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攷耳按書顧命成王
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依闕間南鄉則戶闕間也西序
東向東序西向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向則夾室也東房西房
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
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
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駕
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侯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台
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李氏
觀明堂定制說云鄭康成注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互
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愚竊以爲不然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

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設施也既曰明堂將以享上帝宗廟將以尊先祖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音也

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

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水經淄水注

疏證曰水經淄水篇又東過利縣東鄆道元注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人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引鄭志云云曰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稷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

故張逸疑而發問鄭元釋而辯之雖異名互見大歸一也趙
一清曰按寰宇記棘下齊城內地名棘稷聲相近不得引魯
地以釋齊成容鏡曰今案鄭云係水旁城城謂齊城齊宣王
以下本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劉向別錄云云亦見裴駰史記
集解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之稷門杜預以爲齊城門江氏承
春秋地理考實云蓋以稷下名門又昭十年傳戰于稷春秋
傳說彙纂曰六國時齊有稷下館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古臨
淄城西今案稷下者稷山之下也虞喜志林云齊有稷山立
館其下也山在今臨淄縣西南三十里稷下書贊作棘下者
錢氏釋云稷棘古字通錢氏姑援漢書功臣表之棘邱卽列
仙傳之稷邱爲例是也若定八年之棘下杜預亦以爲魯城
內地名在今兗州府曲阜縣與齊之棘下判然爲二鄒氏涸
而一之殆誤證矣棘下先生亦曰稷下先生史記孟子荀卿列
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
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鄭君云齊人號之棘下生無
常人是其義矣錢氏東垣云逸北海人官尚書右丞見鄭康
成別傳今案別傳已佚今見太平御覽禮儀部云尚書左丞
同縣張逸年十三爲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
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
輩妻以弟女錫瑞案趙氏成氏皆以鄆說爲誤然孔安國是
魯人鄭君何得加以齊地之名欲申鄭義似鄆說亦近是

鄭志疏證卷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毛詩志

國風周南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

廢之則爲衰

關雎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引鄭答張逸云云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錫瑞按鄭云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與彼箋云王道興衰之義似同實異蓋彼即詩義言故以四始爲王道興衰之始而此即用詩之義言故言人君能用而行之則王道興廢而不用則王道衰矣鄭君詩譜序曰以爲勤民恤功昭

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正義曰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案鄭云行之廢之其意與詩譜序正同正義若以解詩譜序者解此則

鄭義明矣

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矣札觀詩已不歌也孔

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

騶唯序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異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成容鏡曰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彼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

喻勸之此鄭君釋比賦興之義也困學紀聞卷之六及氏詩
曰毛氏自闕雖而下總百六十篇首繫之只以七十篇四
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此賦不稱爲答謂賦興而
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寅曰百六十篇當首百十六篇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

王者之化卒以受命述其本宜爲風

闕唯序疏袁氏攷證曰本無卒以受命四字二南譜

疏引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二句今補入

疏證曰正義引志張逸問云云曰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
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
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
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
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又二南譜正義曰
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
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
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
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錫瑞案
鄭云文王受命者大雅文王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
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尙書武成篇曰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

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
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
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
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
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
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
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
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
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尙書周傳云文
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
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
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
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
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邗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
不見古文尙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
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簡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
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錫瑞謂劉向以周書爲孔子刪書之
餘故劉歆作三統術從周書說賈馬諸古文学家皆宗之鄭治
古文獨從伏傳史記今文說足徵鄭學宏通若僞古文尙書
出於王肅故與鄭雅尤不可信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

人之本身

關聯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正義曰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引志張逸問云云曰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別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案鄭意本大序正義申鄭甚晰

答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

國史主之令可歌

關雎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引鄭答張逸云云曰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錫瑞案鄭云國史采詩卽本毛序之意好惡如字讀猶善惡也明其好者爲美明其惡者爲刺區史分別其爲美爲刺乃令瞽矇歌之以爲勸戒與王制及伏生大傳言太師陳詩之義稍殊蓋古今文家說不同或王制伏傳專主巡狩言此主常時言也無作主皆國史主之言其詩無作者主名難以定其爲美爲刺國史據其文義分別美刺使其可歌則謂之國史主之矣詩亦間有作者主名如古

甫家父寺人孟子之類此卽無
主名者言之耳正義解此未晰

關雎序懷其舊俗先王之澤

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若衛有康叔徐

烈

本疏袁氏攷證曰衛上本
無若字脫爾今以義補

疏證曰正義引鄭答張逸云云曰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
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
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
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
相見也錫瑞案左襄二十九年傳曰爲之歌邠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乎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鄭君本左氏義堯去周已遠故
舉以證舊俗唐叔在周初故舉以證先王之澤康叔之餘烈
卽周先王之澤也孔疏屑屑分別必謂康叔當云先公以爲
風稟先公雅稟先王
其說太泥殊失鄭旨

序哀窮窶箋哀當爲衷

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本疏

袁氏攷證曰詩箋破字爲衷論語注仍作衷故劉琰問而鄭答之本或無說字

疏證曰大序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迷也正義曰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被仍以哀爲義者引鄭答劉琰云云曰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錫瑞案鄭注論語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迷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彼注以哀世爲義與箋詩不同而與毛序亦異三家皆以關雎爲刺詩鄭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似指後世后妃不得淑女與三家云今時大人內傾于色義近鄭答吳棧爲記注時依循舊本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漢世今古文各自爲說故鄭兩存其說不改此云義或宜然不復定正猶彼云義又宜然不復改也鄭注禮時未見毛傳則注論語時必亦未見毛傳故以三家義解論語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宣世夫婦不得此人者此人卽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滅傷其愛者滅者損也愛者心之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滅傷劉氏申鄭未知是否按皇疏

及關雎序正義皆作滅傷劉引作滅恐誤

卷耳采采卷耳傳事采之也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采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采尙小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引鄭志云云曰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眾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錫端察陳奐毛氏傳疏曰古采事聲同爾雅采事也云采采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王筠毛詩重言序曰詩以長言詠歎爲體故重言視他經爲多而重言之不取義者爲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音同而義則比附此正例也故輯爲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伸之義者也而其以音爲重則一也故輯爲中篇其或單詞卽同重言者此例雖他經所有然檀弓曰輪焉奐焉左傳曰漘乎攸乎其語例未有如詩者故輯爲下篇據王說詩之單辭卽同重言則詩之重言亦卽同於單辭是采采亦卽采也重言以足句耳孔疏

過求分析恐未必然

螽斯

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

者耳眾篇皆然

本疏袁氏攷證曰螽斯不言興故張逸問而鄭答之

疏證曰正義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引鄭志云云曰是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錫瑞案詩序正義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此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記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此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據孔說是詩之取興較賦之直陳比之譬喻於義爲隱毛傳恐人不解故特言之其文義易解者則傳置不言螽斯易解故傳不言興也

麟趾序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

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
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
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
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
關雎之化行句行

本作則下有關雎化行
句蓋字譌也以義改

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

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

詩二

南譜疏袁氏攷證曰前有鄭答張逸云
五字今刪去以合前條能行一作得行

疏證曰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
以麟爲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
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
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
引張逸問云云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二南譜正義曰聖王
之取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
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
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

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與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
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太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
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
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引鄭
答張逸云云曰是其不實致也錫瑞案鄭云旣致其應設以
爲法與彼箋云有似麟應之時其義正同正義云是不實致
亦與彼正義云時實不致麟之義同也鄭云能行其本則致
末應蓋以化感爲本瑞應爲末修其本則未自至其時雖不
實致而有能致之道卽可設言以垂法也鄭云文王承先公
之業積修其德者二南譜云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
闢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
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
之此卽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之事先公指大王王季
而言大王修德文王益增修之故曰積修其德
大王王季後皆追王云先公者據其初言之也

召南甘棠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
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

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

云文王與紂之時乎

甘棠序疏袁氏攷證曰詩二南譜疏引此作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

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接不審云云至末無詩傳以下二十四字此作張逸詩譜疏作趙商未知孰是

疏證曰二南譜正義曰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禮矣

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

二伯而何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

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

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

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云云曰至行露篇

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

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

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

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甘棠序正義引鄭志云云曰是

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

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卽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

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

有美卽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

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

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

總歸文王指篇卽專美召伯也錫瑞案孔氏兩處之疏申鄭甚明張逸誤執行露之箋解甘棠之召伯不知甘棠行露兩詩非一時所作也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法言先知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巡狩篇並引此詩爲召公作二伯分陝述職聽斷獄訟後世思而歌詠之則三家亦謂甘棠作於武王世矣

行露

張逸問行露召公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

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

本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

標有梅

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

標有梅序疏

疏證曰行露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

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求下度時之可否故云然
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正義曰知始有露三
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
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
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
春草始生病爲露是也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標有梅傳
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
蕃育人民也箋云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
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正義曰毛以卒章云三十
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
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
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
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
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
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
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
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
位鄭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
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
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
夏小正二月綏多女上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
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引鄭志云云曰然則行露爲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爲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錫瑞案毛鄭言昏期異義毛以秋冬爲昏期之正二月爲期盡蕃育之法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用之所以蕃育人民鄭則以二月爲昏時之正男三十女二十爲昏年之正若四月五月不及正時而亦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則鄭志所云蕃育與毛傳所云蕃育不同義也

小星抱衾與禩傳禩被也箋禩牀帳也

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禩雖古無名被爲禩諸妾何必人抱一

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鄭以衾旣爲被不宜復云禩被也漢世名帳爲禩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引鄭志云云曰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媵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旣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

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成蓉鏡曰謂說文作帳云禪帳也爾雅釋訓謂之帳廣雅釋器禱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帳是古者皆名帳爲禩無名被爲禩者郭璞注釋訓云今江東亦謂帳爲禩蓋猶緣漢稱矣故焦氏循毛詩補疏云箋易傳爲長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禩與禩通而鄭志迺云古無名帳爲禩者蓋於雅訓偶有不檢也鄭志本作雖古無名被爲禩誤爲雖古無名帳爲禩因以譏鄭志疏矣

野有死麕無使尫也吠

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

本疏

疏證曰傳云尫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正義曰尫狗釋畜文李巡曰尫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云云是也錫瑞案戴震補注曰鄉曲之犬遇非習見者至則吠猶云無近而感是女之悅無或使犬怪而吠蓋遠望之知其不可狎陳奐毛氏傳疏曰狗有守禦之義尫吠亦女子自喻也傳云非禮相陵所以申明尫吠之故承感悅爲說言有感我悅者則狗吠也昭元年左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尫

也可使無吹杜注曰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
狗驚吹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以狗吹謂
趙孟自喻與毛訓合如謂虬喻非禮之人則上下文義有不
可通失毛氏訓經之旨錫瑞案鄭意以虬吹爲實事非謂自
喻陳說與鄭不合戴說近之

何彼禮矣平王之孫

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

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
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引鄭志云云曰又大誥注受
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故君爽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
也成荅鏡曰劉氏瑾詩傳通釋曰稱文王爲平王猶被樸之
稱爲辟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拘於諡
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元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
皇王韓奕詩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辭類如此陳氏啟源毛
詩稽古編曰以文王爲平王猶商稱元王稱武王周稱寧王
稱汾王不必以諡舉也昧者不察欲以春秋王姬歸齊事實
何彼禮矣詩陋矣錫瑞案孔廣森曰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語

曰十五王而
又始牛之

騶虞

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

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狝言多賢也

本疏袁氏曰周書本作別史案

王會是周書篇名
史字誤今以義改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射義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
詩斷章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射義注云樂官備者謂騶
虞曰壹發五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正義
曰案詩義云君射一發則驅五狝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
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祀喻賢也謂一發
而得五狝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爲義云
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錫瑞案五經異義載韓
魯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焦氏易林云陳力就列騶虞
悅喜陳喬樞以易林之說皆爲齊詩是三家之說同賈誼新
書禮篇云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狝吁嗟
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狝
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

鄭志疏證三

十

志也漢初惟有魯詩賈所引蓋魯說儀禮鄉射禮奏騶虞以射鄭注云騶虞有一發五祀五縱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與射義注略同鄭答吳棫云初爲記注後得毛詩宋儒歐陽修嚴粲近儒戴震臧庸劉履恂崔應樞皆謂鄭注禮從三家不爲無據三家以騶虞爲名虞爲圃中掌鳥獸官鄭解騶虞爲仁人充官與賈說賈臣願上相合毛詩云白虎黑文雖本山海經逸周書伏生大傳春秋元命包演孔圖孝經援神契河圖括地象諸書然諸書皆不云卽詩之騶虞詩緯亦絕不言及毛傳晚出據諸書以易三家義賈當以三家之說爲正張逸引傳爲問是逸已見毛傳當在鄭君箋詩之後鄭箋詩從毛傳故答張逸引周書王會以證毛而解官備仍用注禮之義以一發五祀言多賢不爲戰獸之命與箋義不同鄭於詩主毛亦兼采三家此蓋兼用毛與三家之義以答張逸孔疏不知鄭義所出以爲引詩斷章非也周書王會今本無白虎黑文字或以爲佚文馬瑞辰曰周書王會云央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據鄭志知古本周書若虎原作白虎下有黑文二字後脫去黑文又誘白虎爲若虎而酋耳之卽騶虞得此益信嚴粲以爾雅不載騶虞爲疑今按騶虞白虎黑文亦通名白虎以爲玉飾字作琥周官以玉作六器云以白琥禮西方晉中興書云白琥尾參倍其身孫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文名騶虞尾倍其身故開元禮避諱云禮西方以騶虞是也

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思睿信立白虎援與正傳言自至
信之德合皆白虎卽騶虞之說則知爾雅所云黼白虎卽騶
虞耳臧庸謂酋耳卽騶虞酋與騶聲相近耳當爲吾字之誤
也莊葆琛云耳當云身卽吾字此條按勘極精琦毛傳白虎
疑從周書作若虎山海經亦云大若虎且詩傳旣云騶虞義
獸也而復云白虎則文意煩複周書無黑文盧學士以爲今
王會脫此二字是也案二說不同而
皆有依據臧謂酋耳卽騶虞尤琦

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

謂之縱本疏

疏證曰箋云豕生三曰縱正義曰箋以縱者豕生之數非大
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
故別其少者引鄭志云云曰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
三亦爲縱成蓉鏡曰傳一歲曰縱箋據雅訓故易之幽風七
月言私其穠傳豕一歲曰縱鄭君易之云豕生三曰縱周禮
夏官大司馬大獸公之鄭司農云一歲爲縱鄭君易之云爾
雅曰豕生三曰縱竝與此同說文縱生六月豚一曰一
歲曰縱豕小豕也篆文作豚鄭以縱爲豚蓋兼用傳箋

擲燕燕

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

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本疏袁氏攷證曰疏云坊記

詩不同者鄭志云云就上本無執字從坊記疏補坊記疏作鄭

志答曰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刪易太甚

詞義晦矣既古之既本譌作記宜然之有本譌作且並從南陔

序疏改南陔序疏引與此略同執就盧君作就盧君耳宜然作

當然當宜同義知本疏且字是形涉而譌也

疏證曰正義曰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

鄭志答吳模云云坊記引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注曰此

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

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

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

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

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

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

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案釋文云此是魯詩攷列女

傳一母儀傳曰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

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勵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
姜爲慈姑過而之厚頌曰衛姑定姜送歸作詩思愛慈惠泣
而望之焦氏易林恆之坤曰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節
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在位獨處又萃之賁曰涕泣長訣我心
不快遠送衛野歸寧無子劉子政用魯詩焦氏用齊詩其說
略同而列女傳云定姜送婦不云獻公無禮於定姜與鄭注
不盡合陳喬樞齊詩遺說攷曰攷二戴之學傳自后蒼蒼治
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
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
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見釋文敘錄是禮記舊
說多主齊詩傳義鄭云注記時就虛君又云先師亦然則坊
記注是述齊詩之說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魯字疑齊字之
誤蓋此篇齊魯同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以爲送其婦歸
而作詩齊則以爲送婦歸寧并爲獻公無禮而作詩義亦與
魯互相備魯齊詩久亡佚陸氏蓋據前儒之遺說王氏詩攷
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王
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疏本

疏證曰傳曰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牡牡箋云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正義曰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牡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引鄭志云云曰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為喻傳所以并解之也

谷風溼以涓濁箋此絕去所經見

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溼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

意本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以溼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溼而自比已志鄉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成蓉鏡曰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

同爲逆河入于海至龍門至華陰西河也至底柱至孟津過洛汭南河也至大伾過滎水至大陸播九河爲逆河東河也谷風詩時代無攷然據雄雉至二子乘舟並衛宣公時詩谷風在匏有苦葉之下式微之上亦當爲宣公時詩是時衛猶都朝歌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朝歌今北直滑縣四五十里廢衛縣是滑縣今隸河南衛輝府水經注河水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遮害亭金隄並在縣西南宿胥口在縣東北鄆謂舊河水北入處卽碩人詩所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者也故鄭君云衛在東河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阡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隴西郡首陽禹貢烏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陽陵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禹貢涇屬渭汭卽斯處矣箋云絕去所經見當在此地東北距西河幾二百里而鄭云涇在西河者對衛在東河爲文也案以涇不在衛境以下二十八字蓋正義引信鄭志之語王應麟詩地理攷以爲鄭志失之

旄邱序責衛伯也

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

亦然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王制疏云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任之

疏證曰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大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旣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爲伯者引鄭志云云曰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伯錫瑞案孔疏申鄭詳晰然攷史記衛康叔世家曰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據此則衛本是伯爵至頃侯始加命爲侯非衛本是侯爵

後爲時王所黜至頃侯始復命爲侯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鄭注大傳從伏義以爲孟侯是呼成王非指康叔則康叔初封非侯爵古文尚書顧命衛侯依今文當作衛伯古文彤伯虎臣古今人表據今文作師伯也臣此今文不同於古文之明證也據今文說衛本伯爵故詩序據本爵言之鄭箋詩從毛故與注伏傳不同義孔疏不知今文與古文異乃不得已調停其說以爲爲時王所黜耳然文記初無此語不可據王閻運曰康叔先爲監監殷故節之宰蓋佐周公爲東伯之大夫所謂建牧立監監爲孤卿仍王官也其時行伯之事者周公以伯攝王康叔以孤攝伯也周公老或立康叔爲公而仍未有國至頃公列諸侯則不爲監矣此本其先職耳

鄆定之方中傳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閒疑在

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口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本疏袁氏攷證

曰先師下當有說字今本有說字者是以義增玉海引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亦無說字是其脫漏久矣今姑作方空記之仲梁子與檀弓同時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邱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北沘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水經河水篇于東北過武德縣東後云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又東北過東阿縣北又東北過在平縣西又東北過高唐縣東又東北過揚虛縣東又東北過漯陽縣北又東北過利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此鄭君時濟水河水之道也濟水之北河水之南謂之濟河閒與禹貢濟河惟兗州爾雅濟河閒曰兗州不同但濟河閒爲地甚廣故鄭舉東郡以實之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隸兗州所屬諸城濮陽有桑中地白馬卽古漕邑頓邱有頓邱東武陽有隕水頓邱縣觀云陽平有莘亭卽伋壽二子爭死處皆與詩合故鄭云楚邱疑在今東郡界中東郡治卽濮陽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白馬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頓邱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東武陽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西陽平今東昌府莘縣治近人謂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卽隋衛南廢縣雖未可盡信然以地望測之亦尚不

出後漢東郡界中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魯詩源於浮邱伯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云云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案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事浮邱伯受詩此自指魯詩言之毛傳所稱仲梁子乃魯人之說詩者爲毛公以前師朱于家法分別不晰

卜云其吉傳山川能說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

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釋文袁氏攷證

曰釋文作鄭志問曰無問人名無傳曰二字從本疏增本疏何謂下無也字或言或曰並作或云說述二字無重文故作古形勢古事下並無也字止

疏證曰正義曰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引鄭志云云曰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成答鏡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古人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又云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

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此與鄭君兩讀之義正合或言說者說文言部說釋也從言兌一曰談說是也或曰述者釋名釋言語說述也宣述人意也此說述音義並近之證毛詩音義鄭志云云盧氏文昭攷證曰古遂述聲同禮記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李氏黼平毛詩細義曰鄭志云云士喪禮注古文述皆作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同皆當讀始銳切碩人說于農郊箋說當作穉禮春秋之穉讀皆宜同今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東門遂司馬貞索隱引系本作述亦述遂同讀之證

載馳

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木迺於許夫人之意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時朱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引鄭志云錫瑞案鄭說明通鑑中亦晰春秋經閏公一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左氏傳立戴公以廬子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集解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正義曰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卽位計戴公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諡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爲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成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據左氏傳繫賦載馳於戴公廬漕之下是謂此詩之作在戴公時詩序不云露於漕邑爲何人鄭箋云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鄭君蓋本左傳爲說而戴公之立止十數日則其時卽在冬十二月而詩乃云芄芃其麥故趙商以爲疑鄭答趙商仍依左傳爲說其實文公之立亦在漕邑僖之二年乃封楚邱許夫人賦載馳不必卽在戴公十數日中詩云歸唁衛侯安知衛侯不是文公芃芃其麥安知不在文公次年之春其時齊雖戍漕未城楚邱故許夫人猶有控於大邦之請觀左傳云齊桓遷邢封衛衛文公大布之衣云云事皆在後則其繫賦載馳於立戴公之後亦行文之便必謂賦詩卽在十有二月猶未免過

也泥

衛氓無與士耽

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

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

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

本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
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
也成蓉鏡曰周禮春官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
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宮商角徵羽者禮記月令春其
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爾雅釋
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管子
地圓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
如牛鳴窟中凡聽商如雞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
以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者鄭君注大師云金鍾鈔也石磬
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此特舉其略耳詳推之金音則鍾鐃之外有金鐃金鈔金鏡
金鐃七音則塤之外有土鼓缶匏則笙之外有箏竹音則管

篇之外有箏篋瑟嘶言之金音則鍾有鏞鍾鐃之分石音則
磬有玉磬特磬編磬頌磬笙磬之分革音則鼓有雷鼓鼗鼓
路鼓鼗鼓鼗鼓音鼓鼓擘擘應擘擘之分也史記樂書
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
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
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
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國語周語伶州鳩曰夫政
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
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鄭云禮樂者五聲
八音之謂也是其義矣箋云非禮之樂卽樂記所云桑間濮
上之音也尙書無逸惟耽樂之從某氏傳過樂謂之耽王充
論衡語增篇作惟湛樂是從小雅和樂且耽與鄭志同小戴之學出
作和樂且湛禮記中庸作和樂且耽與鄭志同小戴之學出
於后倉蓋齊詩作耽也毛詩湛樂之久韓詩湛樂之甚也故
鄭君云過禮大雅抑荒湛于酒韓詩作荒湛于酒漢書五行
志作荒沈于酒耽湛
惟沈並聲近義同

王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

鄭志疏證三

七

雅何咎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

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

王諸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成蓉鏡曰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誇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詩序頌弁諸公刺厲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史記周本紀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魯語幽滅於戲鄭云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張云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是其事矣彘韋昭國語注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日永安今在山西霍州東北戲王譜正義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今案正義是也漢書地理志新豐驪山在南新豐今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北山今在縣東南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戲亭東戲亭在臨潼縣東北云在雅者民勞板蕩抑桑柔皆刺厲王節南山正月小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小明鼓鐘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頌弁車擊青蠅賓之

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苑柳黍苗烝烝桑柎葉漸漸之石何草不
黃瞻卬召旻皆刺幽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以爲
刺幽王箋以爲刺厲王是也云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
王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前無
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張遵節本
今案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爲之歌王服法王室當在襄
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
注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與鄭義合平王微弱云云音史
記周本紀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
政由方伯
是其事也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箋時在位有官職

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
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
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

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引
路寢房中可用男子二句可作所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
斯于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

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
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
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
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
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
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
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
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
得有左右房成蓉鏡曰君子陽陽說者以爲卽周禮春官磬
師據鄭君注燕樂房中之樂爲證竊謂磬師第司鍾磬不掌
笙簧愚意此君子當是笙師之屬笙師掌教徹笙凡祭祀饗
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燕樂亦房中之樂毛詩簧笙
也國君有房中之樂正與此合故箋從其義春官序官笙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在位有
官職者二十一人故可相招地官師氏掌以燬詔王保氏掌
諫王惡磬師隸春官無此責也大射在射宮儀禮大射儀宰
胥薦脯醢由左房射宮房中可用男子知路寢房中亦可用
男子矣燕在路寢儀禮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
燕賓之樂其爲男子可知亦其證錫瑞案成氏申鄭近是惟
於孔疏之誤未能辨正鄭解路寢前後歧異蓋未定之說其
說路寢如明堂有五室實誤成氏於尚書志願命已引單說
辨之此說路寢有房不誤孔疏於鄭說之誤者曲爲彌縫而

於鄭說之不誤者反獻疑義謂路寢有五室不當有房此有房者當是小寢不知鄭君明言路寢何得以小寢當之小寢是燕息之地非奏燕樂燕舞之地且小寢或得奏樂必不得有舞豈可因一燕字妄爲傳會小寢房中乃后夫人出入之所何得有男子在房張逸之問蓋亦於此有疑鄭君答以路寢房中可用男子則小寢房中必不可用男子可知玉藻正義曰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據此足知孔疏小寢之說出於劉氏而其說實誤路寢本與明堂異制非由平王微弱熊氏之說亦非陳奐毛氏傳疏知孔疏之非而又自爲說曰所謂房中者路寢之房中也書顧命允之舞衣大貝鼓在西房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案上言狄設黼展綴衣下言東房西房天子設黼展在路寢明堂則房爲路寢之房高注淮南子本經篇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圖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此一證也禮記明堂位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案上文言祀周公于大廟又曰大廟天子明堂則此云房中自在大廟中可知月令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廟各有左右个此一證也儀禮覲禮記几俟于東箱鄭注王卽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秦天子覲諸侯在廟中故覲禮右內袒于廟門之東鄭注以爲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則記云東箱在文王廟中文王廟卽路

寢之大廟大室也有東箱必有西箱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卽東西房也此一證也錫瑞謂鄭君云路寢宗廟如明堂制未嘗云路寢宗廟明堂卽是一地陳氏乃妄合路寢宗廟明堂爲一其言明堂世室制度鍾文烝詆其新奇繆盭誠不爲過此所引證皆傳會無據顧命言廟門是寢宮必非明堂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謂魯之大廟其規模之大如明堂非謂亦有五室歷攷古說無云魯之大廟有青陽總章諸名者周天子覲諸侯在文王廟大會諸侯在郊外明堂皆不在路寢陳氏乃杜撰一路寢之大廟大室名曰謂路寢卽是文王廟亦卽是明堂以箱个房併爲一談不知箱个房雖可通稱而要自有定名路寢謂之房不謂之个明堂謂之个不謂之房宗廟謂之箱謂之房亦不謂之个高注單文孤證豈可據依文武皆周之受命王必當專享一廟之尊明堂配天蓋迎主而往祀畢仍返於廟若謂文武之主卽藏於路寢明堂太廟太室則是人神禊處文武並無特廟生爲受命之王歿同庶人之寢此豈周公所定天子之制推尊文武之意哉陳疏牽率支離更甚於孔疏然孔疏之謬人所共知陳疏之非人多易惑恐疑誤後學故詳辨之

大車

啓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

數

本疏袁氏以此條列唐無衣下錫瑞案無衣疏亦引此

而大車在前當列於大車下故更正之孔本亦列無衣下

疏證曰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及乘其

大車轡轡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

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正義中傳

曰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

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曰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

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

之三公入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

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

夫爲子男鄉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

外卽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

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

卽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

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轡轡然服毳冕以決訟也又申

箋曰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

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

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

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

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

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

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
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引鄭志云云曰
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
又唐無衣一章傳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
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二章傳曰天子之卿
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
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正義曰傳正
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
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
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
不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
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
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
之命不服六章之衣引鄭答趙商云云曰是其不降本國不
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泐男女之
訟經云毳衣如裘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
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
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
實有也汪龍詩異義曰出封指封爲諸侯其曰如子男之服
者卽典命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如
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毳冕也大夫出封始得

服毳冕則此大夫而言毳冕其爲子男入爲大夫者義相成也
而不言而箋則申之曰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義相成也
申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
矣陳奐謂注說是也大宗伯四命受器鄭注王之下大夫亦
四命五命賜則注王之下大夫出封加一等五命典命王之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加一等注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
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襄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
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唐無衣傳一章侯伯之禮七命二
章天子之卿六命毛於彼傳言天子之卿六命侯伯則七命
於此傳言天子之大夫四命子男則五命正謂出封爲諸侯
加一等非謂出封畿便加一等有明文矣鄭仲師治毛詩亦
以五命出爲子男同康成說錫瑞案據汪陳二說則大車篇
毛鄭並非異義惟無衣篇異義耳然鄭箋與答趙商皆主入
言不主出言孔疏申鄭甚明似未可駁孔疏而強鄭從毛也

毳衣如菼

張逸問答云雛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雛

本疏

疏證曰傳曰菼雛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菼亂也毳衣之屬
衣繒而裳繒皆有五色耳其青者如雛正義曰菼亂釋草文
以傳解菼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又曰傳以菼爲雛
箋以菼爲亂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雛復似從傳張逸疑

而問之鄭答云云陳厥源毛詩稽古編曰傳莢騅言其色也
箋莢亂言草名也疏謂傳但言莢色未詳草名故箋引釋草
文以定之是已李黼平毛詩細義曰傳騅也以下瑞頴也例
之騅言其色與中谷有蒹傳騅也同彼騅亦作佳是言其
草也說文引此詩作縹云帛騅色也說文騅云馬蒼黑襍毛
郭景純爾雅註云莢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騅色青白故許
以訓縹毛以訓莢毳衣之色如之也莢縹字異音義實通玉
篇縹云今作莢騅是字通之證也釋言及註本作騅正義引
作騅案陳李二說甚明張逸不知傳言騅是言其色疑箋與
傳不同鄭意則以騅是鳥名非草名恐人不知何物故別引
釋草文其實騅青莢
亦青與傳意不異也

鄭清人刺文公

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
已鄭譜疏袁本以此條列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下攷證曰案此
條不知所屬姑列於此錫瑞案鄭譜疏明引此文從原本列
鄭風下爲是詩譜序疏引作答
張逸云弟上有次字其作存

疏證曰正義曰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
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亂失次廁於莊公

詩內所以得錯亂者引鄭答趙商云云曰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襍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詩譜序正義曰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引鄭答張逸云云曰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錯亂耳錫瑞案鄆鄭衛諸正義曰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于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據此則詩之先後失次鄭君疑之孔疏亦疑之矣然三家之次序與毛詩不盡相合毛詩失次未必三家詩亦失次也魏源論鄭答問曰問鄭風首桓公武公次莊公次文公於時世皆合而鄭人爲之賦清人尤明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自皆文公後詩乃小序倒屬諸文公之先世以爲刺莊公刺忽孔疏因謂文公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於莊公詩內者何曰風詩惟邶鄘衛分於經師已失大師舊第其餘諸國簡編無殊至王之厠桓於平則續序傅益非毛詩本有也密風東山破斧爲幽人從征之詩伐柯九罭爲幽人美東人被化之詩以類相從皆作於周公之世非眞如張衡所謂失序也秦風渭陽雖作於黃鳥以前然一爲繆公一爲康公以父子爲先後則亦未爲顛倒也豈有清人文公之詩明見左傳而先世刺莊三篇刺忽十篇乃皆倒廁其後者哉攻羔裘次於清人之後序不言何世但以爲刺朝而詩詞是美非刺則以爲陳古予謂清人敘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斷皆文公以後之詩考甯

母之會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三良同心三英桀今也屢建正義邦之司直也臨難不辟舍命不渝也詩次清人之後其爲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任乎魏說似亦近理可解爛脫失次之疑

有女同車

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傲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

序達經意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引鄭志云云曰如鄭此答而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

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答之此等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成蓉鏡曰陳氏與詩毛氏傳疏云忽既爲莊公太子莊公歿立未踰年卽爲祭仲所逐故鄭人刺忽微弱由失援於大國之助致敗後日爭鬪作追刺之詞齊女非文姜鄭志答張逸問誤正義駁之是矣李氏黼平毛詩細義譏正義不善讀序未得其指

魏園有桃

答張逸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惟食園桃而已

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一不得薄也引鄭志云云案人君無但食園桃之理鄭君之說近人多疑之今並錄於左方孔廣森經學卮言曰箋不達序意園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

焉德教亦所以衛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缺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是猶舍其桃棘弗修其圃他人是殺我可得食乎胡承琪毛詩後箋曰序不過推原作詩之由耳鄭箋乃云云承琪案魏風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嗇者必貪其勢然也若果薄稅省用則必無重斂之事矣何反不能用其民乎諸詩雖未必盡屬一君然說實多窒礙正義曲爲解說非也

伐檀不素殮兮傳熟食曰殮箋云殮讀魚殮之殮

答張逸云禮殮費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殮相配故易之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素殮之殮疑餐字之譌錫瑞案校勘記引浦鐘云殮當餐字誤是也

疏證曰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上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殮是其事也鄭以爲魚殮之殮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殮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殮是殮爲飯之別名易傳者引鄭志云云案傳曰熟食曰殮並未明言禮食鄭君所說近人亦多疑之今並錄於左方胡承琪毛詩後箋曰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養傳云熟食曰養又豈謂禮食之養乎蓋毛於養殮皆謂熟而可食者若掌客之殮養與

常食不同且多生腥不盡熟物也故大東有饌簋殽傳云食
熟食謂黍稷也此殽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食專屬黍稷者
正由牲牢不皆熟食故耳可見此但言熟食者必非指禮食
之殽矣陳奐毛氏傳疏曰大東傳云殽熟食謂黍稷也案熟
食不專指黍稷箋及聘禮注解詩殽爲趙盾食魚殽之殽魚
殽亦熟食也正義引鄭志云云誤解傳意謂殽爲禮牢之殽
故云然

采苓首陽之巔傳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

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本疏袁氏攷證曰據箋有

似而非則似是
二字倒換爾

疏證曰傳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
喻無徵也箋云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
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與者喻事有似而非正義曰鄭以采
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
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
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
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又申傳云箋易之者引鄭答張逸
云云案采苓刺獻公聽讒近人以爲刺公聽驪姬殺太子之

事首陽夷齊隱處欲太子爲伯夷也優施
教驪姬夜半而泣其言正似是而非者

幽七月

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

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

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

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
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
之風雅而以此爲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
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
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
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
鳴鴉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幽
風鳴鴉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幽風
引鄭志云云曰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鳴鴉以下發問也鄭
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
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
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

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成營鏡曰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張逸前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鄭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文王之化不宜在雅則周公之德亦不宜在雅矣

七月鳴鵙箋幽地晚寒

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

本疏袁氏攷證曰三之日疏引作晚溫亦晚寒本疏謂三之日于昶言晚寒者

由寒氣晚至則此箋當言晚溫故答問如此箋寒字講爾

疏證曰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鳴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昶舉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幽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上云三之日于昶言

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又前三之日于起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錫瑞案王肅臆說王引之李黼平胡承珙陳奐皆辨之李黼平又辨正義曰孔意鵙以夏至鳴今七月始鳴是晚溫之故不知箋意不重溫而重寒故曰伯勞鳴將寒之候首章疏火箋云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四章秀萋箋云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于貉箋云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五章斯螽箋云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室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改歲箋云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墜戶之室而居之入章鑿冰箋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篇中凡八言寒一言暑以經首言流火特爲寒謀無緣更說溫晚鄭志之言亦始答張逸非經旨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

周禮凌人序官疏

答曰夏十二月取冰

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

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

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幽土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別為冢宰序官

疏夏二月仲春大蔭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

廟凌人疏袁氏攷證曰又見本疏竝上承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十一字本疏出下無地字

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

於人職夏班冰掌事秋刷正義曰凌人十二月就冰即以其

月納之此言三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

之及早者引鄭答孫皓云云曰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

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蔭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蔭

用事者以大蔭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

雖至二月猶云大蔭用事周官冢宰序官凌人注曰凌冰室

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疏曰引詩曰二

之日者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之日三之日

謂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引鄭答志云云又凌人掌冰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

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

爲消釋度也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陵三倍其冰疏曰後鄭依子春改者若歲字向下卽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案鄭從子春讀爲正歲以爲夏正之十二月與幽風二之日正合惟凌人以斬冰三其凌連言不云異月則納冰亦在十二月中幽風三之日遲一月故孫皓以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卽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

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

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

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

本疏袁氏攷證曰之忠信之之當作言錫瑞案臧琳云箋云懷私私當作和

疏證曰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和周之訓也諷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已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卽上每懷靡及是也然

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中言之傳云中而正謂忠信也知五者答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至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引鄭志云云曰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已破和爲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字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之！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臧琳曰琳案魯語說此詩云懷和爲每懷毛傳當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形近之爲下傳云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者此於篇末通說五章大旨非覆申每懷靡及一言也必言忠信者次四章章言周周爲忠信故於此總說之張逸見上破和爲私而此云中和謂忠信和作本字故疑與上乘蓋不知中和爲忠信忠信爲周故也上傳每懷爲懷私者謂每人懷其私每爲每人懷爲懷私非訓每爲難訓懷爲私亦非訓每懷爲懷私也將仲子仲可懷也箋云懷私曰懷烝民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

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
事與此箋正同可互證也今傳有每雖懷和之訓爲王肅私
加故孔仲達云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
後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此
其證孔氏又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琳云徧檢書傳不
見訓每爲雖案爾雅釋訓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
辭之雖也則訓每有爲雖不訓每爲雖故常棣每有良朋箋
云每有雖也正用雅訓也至訓懷爲和則板懷德維靈傳箋
皆以懷爲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中每懷靡及云雖內多中
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又以下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懷
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說然則每懷之訓
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
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之罪於是不可追矣孔
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
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曰鄭說贊成毛義又
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篤識過前儒

常棣

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
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

篇爲成王時作

小大雅譜疏

疏證曰小大雅譜問者曰常棣問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問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成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知之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徧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問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廟於其間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

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引答趙商云云曰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末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本疏錫瑞案袁本作足自孔本同據正義下文

云自足明矣此亦當作自足今更正

疏證曰正義曰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引鄭志云云曰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

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
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
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睦
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
蔡卽傳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
矣成蓉鏡曰案此文類聚八十呂氏讀詩記十七詩以一並
引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與毛序同然
則左傳二叔卽管蔡不咸卽失道義無可疑故魏陳思王表
云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國語楚語屏攝之位韋注周氏曰
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腰扇惠氏棟
曰周氏者漢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合二叔屏攝南義觀之
周仲文說皆於義爲短其學蓋未精密故鄭君不從之云此
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者漢書藝文志云毛公之學自謂子
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
疏云孔子刪詩授一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
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荀卿授魯園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
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徐整鄭氏
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
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
人小毛公隋書經籍志云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
詁訓傳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經典釋文序錄云孔子既取

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並與鄭義合惟陸璣徐整序次子夏至毛公淵源各別今案
周頌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
祖也據此則陸說爲有據又絲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據此則徐氏亦非凡說竊疑子夏分授曾
申高行子曾高各傳其學以至於毛公耳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本疏袁氏攷證曰又見左
傳隱三年疏案誦古之事

在左
氏傳

疏證曰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
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
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
之致令兄弟之恩疎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
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
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
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鬩於墻外
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
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
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
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
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又左傳隱三年傳衛人所爲賦頌人也正義引鄭元云云曰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賦古詩也錫瑞案孔疏申鄭詳明據鄭意推之更可得詩人之本旨三家詩以關雎鹿鳴爲刺詩蓋亦如鄭云述古之義魏源四始義例篇曰三家既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卽爲諷詩之義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卽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義也左氏外傳明引兄弟鬩牆二語爲周文公之

詩而內傳富辰則又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而作常棣杜預謂周公作詩召公歌之鄭志謂賦詩或造篇或述古魯韓詩明言正考甫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又以那樂作於宋襄公之世因序云美襄公服虔言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侍衛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其孫襄公追錄其先世詩而毛序因謂美襄公蓋古者既以詩被樂章後王有忘祖荒政者則國史授之矇瞍奏以諷諫其有因此感悟如姜后脫簪宣王勤政以致中興者則事雖述古功同創作故國史附之詩序述爲盛事以歸功於樂章之用詩教之神是以薛君章句明云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以刺王不云作以刺王至張超則明云周德將衰康王晏起畢公穆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喻君父此陳古風今之明證蔡邕琴操則明云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以諷諫歌以感之又陳古風今之明證後人不見三家全經徒據他書所引旁義以爲本義且並旁義失之呂祖謙馬端臨遂謂二家詩駁雜不經然則左氏亦未見毛序古義耶

湛露厭厭夜飲筓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

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
酒也引鄭志云云曰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
家是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
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
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錫瑞案左氏莊二十二年傳杜注曰
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正義曰
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
桓魋之徒始爲之耳爲之非禮法也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
者也必不召公臨已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據敬仲
爲主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禮儒行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鄭
注云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據鄭意以爲桓公於
敬仲哀公於孔子同是敬賢故哀以公館居之儀禮有公館
更不同鄭君引此以證王燕諸侯自爲主者義尤切合孔疏
但據杜注以爲至桓公家不知私家與公館不同猶未達鄭旨也

六月織文烏章

答張逸云畫急疾之烏隼

本疏袁氏攷證曰
又見爾雅釋鳥疏

疏證曰傳曰烏章錯革烏爲章也箋云烏章烏隼之文章正
義曰釋天云錯革烏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

鳥於縲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旛錫瑞案說文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土眾旗旗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許君以為畫鳥與鄭義同而解錯革革字不為急疾與鄭畧異御覽三百六十引爾雅舊注云刻為革鳥置竿首也似與許義相合公羊宣十二年疏引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旛端則其說全異郭注用李巡說而小變之云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李與郭皆以革為皮革不為急疾之義錯革謂置此鳥之皮革非畫此鳥之形與鄭義全不同郭解禮記亦謂載鳥之皮毛惟以為置竿頭與李云旛端少異耳孫叔然鄭門高弟解爾雅用師說當從鄭孫說為正

車攻駕言行狩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

田者不出其防也

本疏

疏證曰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裼纏蔚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楸間容握駟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

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正義曰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芟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田止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卽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芻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旻旗後至者乃陳車徒於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闕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圖又在開焉二者同處也又曰教戰旣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旣陳車驅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綬諸侯發則舉其小綬必舉此綬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引鄭志云云錫瑞案田獵本以習戰故毛鄭孔皆兼戰言之穀梁傳曰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又說苑修文篇曰百姓皆出

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廣雅釋天曰刈草爲防
歐而射之不題禽不詭遇不捷草越防不追皆與毛鄭義合
斯于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禋是也顧命成

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

本疏袁氏

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一城張
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云答語與此同制禮六字作制土中
誥下有云字是下無也字鎬京下有鎬京宮室四字未必作又
不能錫瑞案袁本作制禮建國土中孔本同阮刻注疏無建國
二字孔疏申鄭有

之疑阮本誤脫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
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
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
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
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
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土雖
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錫瑞案孔
疏申鄭非不明晰然鄭君此說人多疑之成氏於尙書志願

命已引眾辯正其失漢儒言明堂寢糾紛見五經異義鄭君據考經緯援神契斷爲在國之陽精塙不易明堂既在郊外則國中之宗廟路寢不必更與明堂同制如同制是有三明堂矣卽云周公承先王廟寢不改作但作之於東都東都巡狩之地天子不常居每月聽朔問月居門皆非東都所行縱有路寢何必如明堂制據逸周書洛邑止有宗宮考宮並無七廟則東都宗廟亦不必如明堂宣王承亂中興雖云考室何能改制若周公制禮而未行俟宣王乃行之則宣王聖於周公矣鄭君爲此說者特誤於考工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舉遂謂三者同制然鄭答張逸云路寢有房是鄭君亦未嘗堅持此義矣孔疏雖善

傳會實未足爲定解

賓之初筵樂旣和奏箋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

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

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本疏袁氏攷證曰曲禮疏約鄭義云衛武

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

引此君子行禮云云

疏證曰正義曰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引鄭志云云曰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

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
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啟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田禮正義曰。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云。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康叔於夏墟。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

大雅緜自西徂東 箋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

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爲柁邑縣在
崑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

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許而言也引鄭志云云曰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郿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北地郡直路河水出西京入洛安定郡涇陽干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桐邑元和郡縣志故城在今邠州三水縣東二十五里今案元和志東下脫北字後漢書鄧禹傳注桐邑故城在今幽州三水縣東北太平寰宇記今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桐原上古桐城卽周鼎銘云王命尸臣官此桐邑者唐宋三水陝西邠州三水縣治詩幽風譜幽者公劉自邠而出所從扶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桐邑與鄭志略同太平寰宇記古在今邠州三水縣西南三十里龐水川西蓋古公劉之邑古桐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注云幽鄉是也廣山今三水縣東疑甘泉山在今涇化縣西北五十里周回十里沮水說文作澮水云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東入于涇直路故城今陝西邠州中部縣西界邠州志案寰宇記云沮水源出升平縣北子午山今子午山實在州西南與寺所置直羅縣相近疑直羅縣本卽漢之直路縣後

人說路爲羅耳今沮水由發源東南流至宜君縣西南境與
梅邑故縣相直故鄭云幽在沮水西涇水說文云出安定涇
陽开頭山東南入渭與漢志同幽地有涇水者元和志邠州
新平縣涇水西北自宜祿縣界流入新平今邠州治在涇水
西南岸其東北岸卽古陶城矣云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
周云云者孟子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梁山漢地理志右扶風好時有梁山宮秦始
皇起好時故縣在今乾州東十里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梁
山在今乾州西北山勢紆回接扶風岐山二縣之境周太王
去邠遷岐踰梁山是也秦置梁山宮於此閻氏若璩四書釋
地續云梁山在乾州西北五十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
百五十餘里山道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
山然後可達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
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師古曰岐山卽今之岐
州岐山縣箭括嶺也美陽故縣在今乾州武功縣西南唐岐
山縣卽今鳳翔府岐山縣治箭括嶺在縣東北中水鄉水經
渭水注岐水厯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今
在岐山縣東北四十里長安兩漢並隸京兆尹故縣在今西
安府長安縣西北以地望測之岐山在漢長安西北四百里
幽在岐山東北四百里鄭志作西北者傳寫之誤耳王氏瓘
四書地理攷云幽在岐之東北鄭志云從此西南行東乃
得周方向稍誤今案毛詩納義云正義引鄭志答張

之曰發幽西南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按鄭答張逸云云如鄭志言初未有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說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於章首自土沮漆箋云其後公劉失職遷于幽居沮漆之地鄭以彼爲幽水也三章周原沮漆之閒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亦有沮漆是以答張逸云正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從水許夫至時水許卽至岐時之水許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爲岐水許爲自西方而東至周原莫明於此矣王氏未悟此情因誤議鄭志失之

棧樸六師及之箋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趙商問此箋引虜以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

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

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裸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

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引鄭志云云曰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爲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未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成荅鏡曰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秦氏蕙田五禮通攷並云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又云師軍因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之辨亦覈特未會鄭意耳毛詩細義云鄭志云云鄭已明謂此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錫瑞案軍師通稱鄭君已明言之此

箋云設木獨設異端鄭必別有所據孔廣森曰春秋之義內
無片國爵以稱其君者况天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乃
械模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弼殷王也
此詩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也案孔說行之而未
盡也文王受命稱王詳見大雅文王孔疏孔疏於此詩則云
詩人之作或論當時之實然則此詩之作即當在文王稱王
時史記引魯詩說西伯受命之年稱王伏生大傳則謂受命
六年稱王說稍不同要之文王稱王已在九十之外故頌之
曰周王壽考如孔說在沒後不當有壽考之頌鄭於周王壽
考箋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年數是當時之實兵制亦必是
當時之實繁露郊祭篇引此詩爲先郊伐崇之證文王伐崇
稱王正在九十餘時公羊穀梁皆曰天子六師與白虎通所
云合二傳與三家詩皆今文其說相同不必以古周禮說駁
之鄭君此箋以爲殷末蓋本三家詩說三家既亡後人不知
鄭義有本又不信文王受命稱王之事遂不能得鄭箋之旨
而孔廣森說反爲胡承珙所駁矣若趙商所問重在常武意
以六師是殷制六軍是周制宣王在改制之後似尙仍殷制
六師之名故以爲疑鄭君所答亦專釋常武師義不及此箋
並非自持疑也孔氏自生軼
轉又以疑及此箋尤失之

生民

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

並在天子位乎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鄭信讖緯以命厥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徵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

祖有媿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皆爲
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
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罔上帝是依
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誠之此言蓋得鄭旨
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
高辛之妃也後引鄭志云云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曰巨跡之
說近於誕罔嚴緝是毛非鄭以爲列子異端緯書妄說史遷
好奇皆不足據似矣然武跡敏拇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
已有是說也况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有母則周
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闕宮二詩亦
何爲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盡以
理槩耳姜嫄爲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
爲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且非直此
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棄爲媿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
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棄乎宜呂記宋傳皆舍
毛而從鄭也錫瑞案諸家中鄭尙有未盡周公聖人尊祖配
天而作此詩必不自誣其祖卽以此詩而論姜嫄誠帝嚳之
妃旣弗無子有子何又棄之配合生子人道之常況又帝子
之貴何以無故必置之死地如毛傳之說萬不可通故馬融
王肅不得已而解爲遺腹然其說已爲孔疏所駁矣五經異
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史記補三
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史記

周本紀董子繁露劉向列女傳王充論衡皆云后稷履大人
迹而生此皆今文家說爾雅多用魯詩故訓敏爲拇與毛傳
異今文家皆信感生之說古文家獨辨異義今文似奇而塙
古文似正而非史記五帝本紀明引五帝德帝繫姓爲古文
故與周本紀用今文不同毛傳亦古文鄭箋毛而改從三家
斯爲通識後人必申毛而駁鄭皆不辨是非徒爭門戶者也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絲衣詩者釋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則唯
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
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
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
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
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引鄭志云云曰止
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
之不言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
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元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
授故知毛詩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
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
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

子同時趙岐以爲齊入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錫瑞案鄭箋不
解靈星之尸鄭意蓋不以高子之言爲然故謂高子之言非
毛傳所本有乃後人著之耳鄭君箋詩不擅除去蓋其慎也
孔疏解此殊不分明陳碩甫疑高子卽高行子孟子稱高子
論小弁之詩小弁傳引其說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
衛女之詩則與此高子當是一人習於詩者故毛詩序與傳
皆有高子陸德明釋文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
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魯頌閟宮及彼南夷傳荆楚也

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
楚引鄭志云云又上荆舒是懲箋云懲艾也禧公與齊桓舉
義兵南艾荆及羣舒正義曰僖四年穆書公會齊侯等侵蔡
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錫
瑞案僖公從齊桓伐楚因人成事形於歌詠實爲溢美齊侯
沒而僖公從楚奈何以懲荆舒及南夷爲美談乎毛鄭以爲
史克作頌在僖公薨後世無其人既沒而猶爲之追祝壽者
三家以頌爲奚斯作奚斯見左氏閔二年傳頌疑作於僖公
生存之候並在齊桓未沒之前僖十五年季友公孫茲卒十
六年齊桓卒此頌當在十五六年前齊桓尙存故有懲荆舒

及南夷之頌季友公孫茲皆在而年篤老故有三
壽作朋之文若從楚之後作頌不當爲此語矣

商頌長發箋郊祭天也

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帝以
饗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圓邱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
祭天皇帝詩之大禘宜爲圓邱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
者祭名天人共云

本序疏袁氏攷證曰雝疏節
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疏證曰正義曰祭天南郊亦名爲禘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
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
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
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
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

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引鄭志云云曰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改云得無誣乎成蒼鏡曰孫氏星衍問字堂集三禘釋云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園邱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園邱也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咸仰也鄭注周官園邱亦引大傳此文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雖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蓋卽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考禘之所以異於禘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園邱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今案鄭君以祭法之禘爲園邱之祭配以帝嚳以喪服小記及大傳之禘爲夏正郊天配以后稷趙商誤會鄭悒喪服小記注第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注明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皆不云以嚳配商則云注皆以爲祭皇天大帝以嚳配之此誤會鄭悒一也長發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

意謂長發之禘卽喪服小記大傳之禘商則云此詩之禘亦
宜以爲圓邱之祭此誤會鄭指二也故鄭答云探意大過得
無誣乎錫瑞案天人共云者謂禘必以人配天地如馨配圓
邱后稷配郊文王配明堂皆是天人合祭卽謂之禘非必圓
邱祀昊天乃名爲禘也必天人合祭者孝經鉤命決曰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鄭注喪服小記引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正義曰外至者天神也
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